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11)

马拉轿车(下)

□ 白占全

陆野、杨思源喝了碗水，走到前面厅房去找王海山，和王海山说了他们要用马拉轿车运走步枪和子弹的意思，王海山当即答应他们去找李掌柜。王海山说：“我和李掌柜很熟悉，杨思源不用去，陆野去就可以了。”

王海山说：“陆野，咱们现在就去，早点定下来，好做准备。”

杨思源返回后院，陆野和王海山掌柜相跟着出了门，顺街一直向东，走到了万通栈的大门口，陆野一眼看到万通栈不但比年丰店大，也比万义客栈大了许多。大门在中间，有一间房大小，双扇厚木板大门，门楣上有“万通栈”金字牌匾一块，大门左边有店铺五间，右边有店铺三间。从街面就可以看出店房的气派。一进院两边是马棚，马棚后正面是五开间厅房，二进院东西两边各有三间侧窑，正面是明柱厦檐高圪台五层砖窑。

时值午后，王海山估划李掌柜在厅房，就带着陆野直接走进厅房。厅房没有外人，只有李掌柜一人坐在八仙桌前看书。听见门响，李掌柜摸了摸额前稀疏的头发，抬头一看，是王海山掌柜带着一年轻后生从门进来。李掌柜赶忙站起来，让座倒茶。王海山和陆野坐在八仙桌前，端起茶盅品了起来。喝了几杯，李掌柜说：“海山老弟，你可是稀客，今后响过来，一定是有事。”

王海山说：“想雇你的马拉轿车用用。”

李掌柜慷慨地说：“用呗，不要说你还没出脚钱，就是不出脚钱，老兄也让你用。”

陆野说：“那就一言为定，明天一早，让赶牲灵的把轿车拉到万义客栈。”

李掌柜指着陆野说：“是你用车吧？我也忘记问，让轿车去哪？”

“送到离石王营庄洞沟口就行了。”

“好吧。王掌柜来雇车，我无话可说。但你得保证轿车安全，不能出任何事情。”

“不怕。我们会小心谨慎的。”

陆野正要往出走，两辆轿车响着铜铃，进了院子，陆野凑到轿厢看了半天说：“李掌柜，明天派个车好马快的轿车。”

李掌柜答应一声说：“好说。你们放心吧！”

定好车，王海山、陆野相跟着出了万通栈，陆野说：“能顺利雇车，全凭你的面子，谢谢王掌柜。”

王海山说：“兄弟多心了。”

陆野说：“明天我装扮成什么身份比较合适？”

“我看你打扮成一个阔商合适。”

“衣裳呢？”

“长袍马褂太普通了，商人们穿的都是这。穿得洋气点唬人。缝衣裳已来不及，我们干脆到典当铺看看，有甚合适的衣裳，租赁一身算了。”

两人相跟，走到祥瑞当，衣架上挂着一身白色西装，非常耀眼，陆野一看就觉得合身，他让店伙计拿来试穿，穿上果然气派非凡，就决定租这一身衣裳，伙计说：“跟前放的皮鞋和皮带那是一套，要租你就全租，这样更显得人精神。”陆野说：“有了皮鞋裤袋，还得戴个帽子戴个黑眼镜。”

王海山说：“黑眼镜我有，放在店里也没用，你拿去戴就是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弟兄们一起共事，有甚不好意思的。”

陆野说：“师傅，眼镜王掌柜送我了，你

给我看看，有甚好一点的帽子。”

当铺伙计拿了一顶灰色呢帽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这顶灰色呢帽是新的，主人买下之后，因用钱紧急，来不及戴就当了的。这帽子色浅，配那身衣裳没有问题。”

陆野拿在手里，用指头弹了弹，帽子保存甚好，没有一丝尘土。帽子戴在头上，不大不小正合适。

片刻，陆野抹下帽子，拿在手里，对当铺伙计说：“帽子衣服鞋皮带一套全租，你给我打包好。”

当铺伙计拿了一个大一点的牛皮纸袋，麻利地装好衣裳鞋帽，递给了陆野。陆野付了租赁费，提着衣服，和王海山掌柜的离开了当铺，顺街向万义客栈走去。走到半路，陆野说：“当铺认识你，只收赁钱，没收押金。如果是我自己去，还得出押金，这比较麻烦，还衣裳时再找当铺退钱。不收押金，到地方了，衣裳让赶牲灵的捎回来，你还给他们就完了。”

王海山说：“这就是熟人的好处。”

回到万义客栈，王海山到了厅房，陆野径直走到小跨院。野鸽子从室内瞭见陆野提着东西回来，赶忙走到边窑，拿起袋子看了一下，是一身白色西装。野鸽子说：“这种衣裳，山里还能穿得。”

陆野说：“衣裳是租的当铺的，明天路上穿穿就给人家还。主要是唬唬路上检查的军警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陆野，你想好枪弹藏的地方了？”

“想好了。就藏在轿车的轿厢里。”

“轿厢是空的。”

“空的。和床一样，上面是一层木板，木板上面铺着褥子毯子，便于乘客坐卧。”

“步枪好说，子弹箱是否能放进轿厢还很难说。”

“我看过子弹箱，也端量过轿车轿厢的高低，觉得轿厢的高度正好能放进子弹箱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次日一早，马拉轿车早早来到万义客栈。陆野让轿车师傅把车拉到后院，自己跳上马车，搂起褥毯，拿火挂撬起两块木板，跳下车，回到边窑，从杨思源炕洞里拿出套着布袋的两支步枪，搬出四小箱子弹。陆野拿着步枪，杨思源、野鸽子、李志良搬着木箱，走到马拉轿车跟前。陆野一步跨上马车，把两支枪迅速放进轿厢，接着把四个木箱稳稳地放进轿厢内一边。钉好木板，铺好褥子毯子。

陆野跳下马车，吩咐众人分头准备。见野鸽子站在轿车前，陆野问：“野鸽子，你准备好了？”

野鸽子说：“好了。我看车，你赶紧回去打扮。”

陆野三箭两步进入跨院，走到边窑，脱下外衣，穿上白色西装皮鞋，戴上灰色礼帽黑眼镜，叫来马利民几个，马利民一看陆野如此装扮，哈哈笑着说：“俨然一位高级官员装扮。”

陆野吩咐马利民几个：“你们先出城，我带李志良和野鸽子一起出城。你们出城后，在城外往西走的路口与我会合。”

马利民明白陆野的用意，带着和他一起来的几个人率先出发。估划马利民他们已出城，陆野告别王海山、张万青二位掌柜，叫上李志良、野鸽子，走到轿车跟前，一步跨上车辕，一屁股坐进轿车，俨然一位出行的官员。陆野高声说：“轿车师傅，出

发。”

轿车师傅拉着马缰，出了万义客栈，顺街而行，李志良、野鸽子拉着马，跟在车两侧，到了城门口，守城士兵拦住马车问：“车里拉的什么人？”

轿车师傅说：“是一位商人。”

陆野移坐轿门口，探出半个身子说：“两位小兄弟辛苦了。”

两位守门士兵看了看是个空车，再看坐车的那身打扮，以为是一位官员，也就没说甚，挥了挥手让轿车出城。出了城门，轿车师傅脚尖一点，坐上车辕，挥起马鞭，马鞭在空中叭叭叭响了三声，马拉着轿车哒哒哒地跑了起来。李志良、野鸽子也跟在马车后面跑了起来。马车过处，扬起了股股黄尘。

跑了三四里路，赶上了马利民他们，陆野看了看后面，李志良和野鸽子被落在后面，还没跟上来，就让马拉轿车停了下来。陆野跳下轿车，走到马利民跟前说：“人多容易引起人的怀疑，你们都带着武器，或车前二三百米，或车后二三百米，暗中保护我们，不要跟着轿车一块走。”

刚安顿完，李志良、野鸽子也拉着马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。野鸽子嗔怪地说：“只管自己痛快过瘾，不管别人的死活。快把人唬死了！”

“干吗不骑马呀？才走了三四里路就把你唬成那样，如果遇上敌人追撵你怎弄？”

“敌人追撵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。”

陆野白了野鸽子一眼说：“不说了。我们走吧。”

马利民说：“马车先走，我们随后。”

陆野跳上车辕，转身钻进轿车，轿车师傅打马上路，陆野关心地说：“野鸽子，你不是说累吗？赶紧骑马走一阵子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我又没说累。主要是跑的气喘。”

“行，那你步行吧。甚会累了自己骑马。”

“好。走一会再说吧！”

马车走出三四百米，马利民他们也紧随轿车出发。走到向阳镇街口，一个巡官带着十来个正在巡街的巡警队员端着枪，突然冲向街口，拦住了去路。李志良、野鸽子摸了摸腰背后的枪，紧紧盯着那个巡警队长。跟在车后面的马利民等人远远瞭见马拉轿车被拦着，小跑着跟了上来，站在车两边。敌巡警队长站在人群中，黑着脸，用枪指着赶牲灵的说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赶牲灵的说：“送一个政府官员。”

“那这伙人员是干甚的？”

赶牲灵的说：“随行人员。”

这时，陆野慢腾腾地从轿厢里走出来，摆出一副高级官员的架势，站在车辕上，厉声说：“你们查什么？车里是一床被褥。”

巡警队长完全被陆野的气势震慑住了，误认为是一个政府的大人物，连声道歉。陆野高声说道：“你们不妨到轿车里看看。”

巡警队长向陆野敬了一个礼，不住地说：“不看了，不看了。”

陆野坐回车里，巡警队长一挥手表说：“收队。”十几个巡警队员背上枪，整理好队伍，返回了队部。

路口正好有一家饭摊，陆野下车问摊主：“有甚好吃的。”

摊主说：“有和好的面，吃揪片、擀面、刀削面都可以，你们想吃甚？”

陆野说：“甚快来甚。”

摊主说：“差不多，刀削面稍微快点。”

“那就刀削面，十个人来十碗。”众人见陆野招呼吃饭，也就近蹲在马车和饭摊跟前，野鸽子走得有些脚困，索性坐在车辕上。头一锅捞出五碗，陆野调好一碗，给野鸽子递到跟前，野鸽子说：“谢谢陆野哥，看来妹子没白疼你。”

陆野点头笑了笑，转身过去招呼众人吃饭，然后说：“大家要吃饱，这顿吃了，下一顿还不知在哪能吃上。今晚必须进山，大家要做好吃苦的准备。”

吃了饭，一行人继续赶路。这回，野鸽子自觉，吃了萝卜疙瘩臊子削面喝了一碗面汤，坐到车辕上就没有下来。走了一会，陆野说：“向阳沟还有敌巡逻队，虽然人数不多，我们可以干掉他，但他们与向阳镇巡警队是一个体系，向阳沟离向阳镇很近，一旦向阳沟巡逻队有事，向阳镇的巡警队会立刻奔来帮忙，我们得小心过沟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用甚办法来对付。”

“依然是老办法。敌人不着意座底藏着步枪子弹。”

“卦多就不灵了。”

“不信你看，肯定是顺利通过。”

马拉轿车走得很快，没用多长时间就进了向阳沟。走到半沟岔路口，闪出六个巡逻队队员，枪栓拉得咔咔响。李志良、野鸽子、马利民八个人双手叉腰，站在轿车两边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巡逻队队长端着冲锋枪，站在当路口，厉声呵斥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陆野一身白色西装，头戴灰色礼帽，佩戴墨镜，从轿车里走出来，站在车辕上，盛气凌人地质问：“怎么，你们要检查吗？来呀，过来看，看看车里的新铺盖。”

领头的一看来人的气质、衣着打扮和八九个随从，料想是省府下来的高级官员，赶忙笑容可掬地说：“不查了，不查了。我们还以为是烟土贩子过境，对不起，长官，你们走吧！”

巡逻队当即站立两边。陆野弯腰钻进轿车里，说一声：“赶车的，打马出发。”师傅甩了一个响鞭，马车和随行立即穿行过去。巡逻队长高喊：“立正，敬礼。”六个人齐刷刷地举手，向陆野他们敬礼。

一出沟，野鸽子骑上马，笑着说：“陆野哥，你真厉害，一早晨冒充官员过了两关。”

陆野说：“吴城驻一支巡警队，对过往客商盘查严格，我们得格外小心。”

“严查就能查出问题。如果有别的道，我们干脆绕开吴城。”

“河滩有条简易通道，我们可以走河滩，但要绕一个大圈。”

轿车师傅插话说：“能绕开巡警队最好，省得让大家担惊受怕。”

陆野说：“为确保安全，那我们到吴城就不进镇子，直接走河滩便道。”

走到吴城，离镇子还有一二里，轿车师傅就赶着马车下了小道，顺河滩西行，出了镇子，马拉轿车拐出河滩上了公路，顺利地绕开了巡警队，躲过了盘查。

出了吴城，人马未歇，一气走到白马仙洞进山沟口，搬出轿车座底枪弹，众人分头扛着。陆野脱掉西装打包好，交给轿车师傅带回万义客栈，穿上自己原来的长袍，带着众人进了洞沟，在白马仙洞旁洞阳观道院吃饭休息。次日晨，马驮着枪弹，往南走韩仙沟，穿越九凤山原始森林，出森林，走山路，走了整整一天，更深半夜时回到了辛庄。